

## 古道照顏色—追憶趙金祁校長

黃文璋

### 國立高雄大學統計學研究所

民國七十六年六月中山大學的畢業典禮那天傍晚，一些同仁齊聚高雄市某餐廳，準備歡送趙金祁校長，因他即將離開中山，轉赴新職教育部政務次長。趙校長較晚到，原來有位下學年未獲續聘的兼任教師，趁畢業典禮學校人多這天聚眾鬧事。趙校長不無遺憾地說，當校長三年，每年這時候都有事。

民國七十三年八月，我與內人夢娜，來到創校已進入第五年的中山。當初與我們在美國碰面，邀我們回來的李煥前校長，已於三個月前，入閣任教育部長，由原來的教務長趙金祁教授接任校長。我們報到那天，看到圖書館正由逸苑搬到行政大樓的二、三樓。那時校舍不多，就文管及理工兩長排、剛蓋好的行政大樓，再加上幾棟宿舍，連操場都才完成填海工程，尚未啓用。

到了中山，便覺得學校對新進教師很禮遇，好像一個個都視之為國士無雙。校長請吃飯還沒什麼，我們那一年的新教師都沒宿舍，學校協助找租賃的房子，且買家具借予使用。那時不知天高地厚，有什麼事就逕行去找校長，連該先

約一下都沒想到。在中山的第一年，有台北的某學術機構要我們去，趙校長獲知後勸我們留下。他常擔心教師離開，在學校的一些會議中，每人大聲疾呼，盼教師能安心待下。有回還說出“好人不要走”，眾人聽後面面相覷，不知自己是不是好人？第二學期有天趙校長特地來我研究室，告訴我分到宿舍了。由此可見他極力留住教師的誠意。

當時中山的教師並不多，但普遍年輕進取，對學校屢有恨鐵不成鋼的期待，希望學校對教師的研究，在行政上能儘量支援。行政單位有時感到為難，因也有一些規定須遵守。但那時只要提出“為什麼 XX 大學可以，中山不行？”趙校長通常便同意了。趙校長畢竟是學物理的，非常講道理，既然別的學校能做到，中山便沒理由不行。原本校務會議都是上午十時開始，中午結束，然後到山上學生餐廳用餐，時間急促，常令人無法暢所欲言。有次一位教師提出 XX 大學都是開兩天，趙校長立即從善如流，改為持續開會，且請餐廳將食物搬到會議室外，方便與會人員自行取用。在行政大樓 5007 室，直到下午五時，七個小時，大家不耐久坐，進進出出，僅趙校長一人自始至終不曾離席，既未上廁所也未進食，認真回答每個問題，大家都佩服。

第一學年將結束，期末考那週，有位大四應屆畢業生自焚身亡。未留下遺書，上午還參加考試，家長由花蓮趕來，無法接受孩子會自殺。趙校長淚留滿面，說“學校發生這種事，都是我的錯。”一肩攬下所有責任。我那時想，人家說古大臣之風，趙校長應是有古校長之風吧！至於第二年發生

什麼事?中山那麼美的一片沙灘，居然被不法之徒利用來走私，貨車從山上後門出去。雖海岸歸海防部隊監控，但終究是中山警衛放行。這一直也令趙校長直到離去前，都耿耿於懷。

趙校長已於今年二月二日過世了，距生於民國十六年六月六日，享壽九十。看到中山今天的成就，撫今追昔，趙校長在中山短短的三年任期內，打下更堅固的基礎，實在功不可沒。把學校的事，都當自己的事，這樣的人，已很罕見了。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。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。(105.3.7)